

我们所失去的，

我们所抛下的

The Things
We Lose,
The Things
We Leave Behind

「爱尔兰」
比利·奥卡拉汉 著

钟娜 译

Billy
O'Callaghan

我们
所失去的，
我们
所抛下的

「爱尔兰」
比利·奥卡拉汉 著
钟娜 译

The Things
We Lose,
The Things
We Leave Behind

Billy
O'Callagh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所失去的, 我们所抛下的 / (爱尔兰) 比利·奥
卡拉汉著; 钟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 The Things we Lose The Things We
Leave Behind: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ISBN 978-7-5086-8150-4

I. ①我… II. ①比… ②钟…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6961 号

THE THINGS WE LOSE, THE THINGS WE LEAVE BEHIND By BILLY
O' CALLAGHAN

Copyright: © BILLY O'CALLAGHAN,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uthor Rights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们所失去的, 我们所抛下的

作 者: [爱尔兰] 比利·奥卡拉汉

译 者: 钟娜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2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京权图字: 01-2017-6368

书 号: ISBN 978-7-5086-8150-4

定 价: 48.00 元



印 张: 10 字 数: 128 千字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庄周梦蝶—— 001

托管—— 017

今晚星星出来了吗？—— 041

我们不是石头做的—— 059

再见，我的科尼艾兰宝贝—— 081

莉拉—— 107

斗牛士—— 131

交心骗局—— 159

平安地向海而行—— 189

掷巾投降—— 233

看在旧日情分上—— 239

冰川—— 263

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抛下的—— 289

致谢—— 311

庄周梦蝶

Zhuangzi Dreamed
He Was a Butterfly

过去几周里，我意识到时间并没有实体。没有。前一分钟我三十四岁，做着同龄人都在做的事，一切我们可以免责的事；后一分钟我又回到十四岁，蜷缩在床单下面，宁愿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恶臭的梦。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旅行似乎很荒谬，除非我们真的体验到时空的混乱和颠倒。

我妻子裕美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化

解悲伤的方式。

我们出生，活着，死去。这些是事实，算不上是好是坏。人们总在挑战这则生死理论，而这个循环从未被打破，我们明知如此却还是没有放弃。爱子出生了，活过，然后死了。如果这个游戏有哪怕一个漏洞，我都会把银行里每一分存款砸进去，确保她能找到那洞口逃生。我的小丫头。六年来她主宰了我和裕美的生活；那段日子似乎总是带着一抹微笑，总是快乐的，能够掌控的。六年来，这段日子在流逝时几乎像永恒，结束后却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开始认为时间是一面实实在在的钟，每当我想起它，就会探究它内部的机制，承重的弹簧，上油的齿轮，一切部件彼此完美契合，但同时也静候一切意外的发生。当你这么一想，就会发现有太多地方会出差错。如果这些微小部件中任何一块有断裂的可能，那么这种可能就一定会到来；弹指之间，整座钟就会缓慢地停下来。一道小小的裂痕出现，时间就会全盘停滞。

我们知道它可能发生，它将来会发生，然而不到冲击真的到来的那一刻，我们始终不肯真正相信它。至少我就是这样。各式各样的威胁环绕着我们，高耸过头，就等着

某日坍塌。不是迫在眉睫的核战威胁，就是六英里宽的流星朝地球俯冲而来，满心谋划着重演它光彩耀人的同类曾给恐龙带来的灭顶之灾。这些以及其他一百万种忧虑悬于我们头顶，像一架吊在绳上的钢琴，然而我们继续向前跋涉，光荣地、坚定不移地对它视若无睹，并感到满足。我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这种必然的结果超出了我们可接受的范围。我想，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在头晕目眩、目瞪口呆的麻木中，躲开一场接一场的灾难，去承受一切。真相是我们什么都控制不了，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是别人的。平衡，只不过是我们的又一个执迷不悟罢了。

一位医生曾经对我说，现实只是一个概念。他说这话时带着微笑，所以我也微微一笑，尽管我并不想笑，无论是当时，还是那之后。但他是认真的，他用来佐证观点的例子是昏迷的患者。那些刚经历车祸、房屋倒塌或单目中弹的可怜之人，我们以为他们的现实是被禁锢在床上动弹不得。在我们看来，这是他们的现实，除非他们有一天恢复意识，或者就此死去。但研究表明在他们安宁的睡眠之下发生着别的事情。病房里不仅仅有百合的香气、冰凉的白色灯光、机器发出的博普爵士乐般的滴滴声

和屏幕上滚动的正弦波浪线。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的确有这样一些个例。用个不太准确的词，那就是“梦境”。潜意识对科学家来说仍是神秘莫测的；它和“无穷的空间”“上帝的年龄和旨意”在同一个理论领域运行。对这些不幸的昏迷的患者来说，有可能，很有可能，梦境变成了现实。一个概念问题，医生说。他们大脑看见的被认为是真实的。当然，他是一位精神科医生，我们当时正在讨论其他事情，但他的确说了这句话：一个概念问题。

我就这个问题想了一会儿。我躺在一张巨大的棕色皮革躺椅上，透过诊室窗户看向灰暗的天空，然后发觉他说的话并不太准确。我希望他把情况解释清楚。如果现实真的那么脆弱的话，该怎么解释实感这东西呢？大脑又如何区分梦境和物理世界呢？

医生的第一反应是死盯着我，嘴上的微笑绷出一种新的形状——弧线，从一条波浪形的曲线，几乎变成一个三角形。治疗到了眼下这个阶段，我开始理解游戏规则，因此对他的沉默并不感到意外。但当我以为他又是在提出观点而不对此提供解释时，他敲了敲左边的太阳穴，问我如果触觉不是一种感官上的反应，激增的内啡肽涌入

柔软的神经末梢，那么它又是什么？他颀长白皙的手指在继续敲击。突然一道灵光闪过，我明白原来大脑控制着一切，世间存在的一切感官——味道、气味、触觉、视觉和声音，包括所有情绪。内啡肽喷涌，化学物质释放，神经元像通电的电线一样闪烁着喷出某个概念，旋即又落回休眠的沼泽。我们的全部人生都在这撒了少许盐的三磅重的脂质、蛋白质和水里上演。这道复杂的炼金术配方每天要以小得可怜的概率产生出七万个与行动相关的思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长达数十年。我们的身体已经是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了，所有的骨骼、肌肉和脂肪不外乎是一个便捷的传输组织，一件贵重圣诞礼物的包装纸。

那么，什么是真的呢？我的脑袋里装满了六年关于爱子的记忆，每一天似乎还会带来新的记忆。我或许刚开始读一本书的开头，正在刮胡子，或许在镇上教堂倒数第二排长椅前跪下，或许正在喝汤，或许正牵着裕美的手，只因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这些瞬间，我会发现脑海中绽放出崭新的回忆：晚上爱子哭着不想睡觉时，我把她抱在怀里；我陪她步行去学校，去商店，或者和她一起散步。为了享受步调一致带来的快乐，我放慢脚步，她蹦

蹦蹦跳跳试图跟上我。我们在路边寻找能安全穿过的地方，她的小脸专注地凝视着过往车辆，她的心跳透过小手源源不断地传递过来，逗得我痒痒的。

如今我梦游般度日。偶尔，我醒过来，注意到一天中某些微小的细节，或者意识到有人在提问，我会尽我所能地去回答，但我更多地还是沉浸在记忆之中。爱子的死将我一分为二。一半是真实的我，心甘情愿地将心和灵魂交给过去，那是天塌下来之前的日子；而另一半的我是个空壳，随风飘零。人人都告诉我这种感觉是正常的，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四平八稳地前进，他们仍然相信最乐观的局面，尽管前途叵测。

裕美不怎么说话。过去她的安静、沉默带来的舒适一直吸引着我，但我从未意识到它也可能是忧郁的倾向。或许是我的视角太死板了。

她的眼圈泛灰，好像这是它们的义务，而她也毫不掩饰地展示着它们，但这并不让人反感，她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猜，她或早或晚都能重新学会入睡。我渴望找回我们曾经的亲密无间，但生活总是能把空隙撑大，或许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们的爱至死不渝，只要我们各自

还能去爱，哪怕心已如此破碎。我们结婚头几年她一直蓄着的内卷齐肩发长长了，但这种表面的变化再也不重要了。哪怕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我们也低声耳语。在局外人看来，我们仿佛在保守秘密，不想让人偷听，但这并不是原因。不知为什么，我们平常的音量感觉太大了。我们都发现了这一点。有时当我抱她入怀时，我希望她能微笑，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她自己，但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不笑。庞大的时间在我们面前悬置；时钟已经打碎，但分针却以更足的劲头跳动。每一分钟都像是被撕裂了，废弃了。

在那一晚，改变我们生活的那一晚，我们坐在一起，什么都没做。我现在回望，当时我们就像在等待什么，但如今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当时我坐在沙发上，第二瓶啤酒刚喝了一半。电视里正在播一场比赛，但我不记得是谁在比。我能看到屏幕，但脑海里没有细节。裕美在厨房里做配意面的肉丸，只要是她熟悉的菜她都能做得很好。她的炒菜不错，墨西哥馅饼也讲究。电话响起时，我觉得我们都以为对方会去接，所以铃声持续地响着，带着金属质地，频率尖锐，那种想象中专门用来传达噩耗的噪声。它响

了一半就断了，我知道裕美接起了电话，我陷回沙发，继续看比赛，观众高声叫喊，评论员短促地点评，音调高低起伏。一层层白色噪声包围着我。

十分钟后我们到了医院。我的双手紧握成拳，喉咙深处的空气有铁锈的味道。裕美在哭，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具体情况。那种相同的白色噪声无处不在：在车里，奔跑时经过的走廊里，挤满人的候诊室里。许多面孔进进出出，白色身影试图说话又顿住，因为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想说的内容。

那天傍晚放学后，爱子在一个朋友家玩。那是一个“亲子聚会”——如今人们对每样东西都有个专门的词。我们认识这家人，近邻之交。这种认识止于一个名字，一张面孔，挥一挥手，一个微笑。说实话，是陌生人，但可以打交道的那种。麦克·芬利和琳达·芬利，他们可爱的女儿海伦。特洛伊城里那个海伦，琳达有次在一个朋友的朋友举办的筹款烧烤派对上这样解释过。我记得那派对是为了阿尔茨海默病筹款，不过也有可能是为了帕金森病。她是个娇小的女人，比裕美和我小至少五岁，笑声轻柔，带着优越感，让人立马可以将她归类为某种典型。

我只是站着，没法加入对话，但脸上保持微笑，以示我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不蠢，尽管我可能是那场派对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打学院派领带的男人。

女孩们在玩躲猫猫，她们聚到一起就玩这个，似乎游戏的中途我女儿溜开了，躲到隔壁的私人车道上。“聪明反被聪明误。”麦克说，这句话自然而然蹦了出来。没有什么深意，说说而已。裕美正埋在手帕里啜泣，没有听到他的话，但我听到了。有一瞬间我想拽起他那颗脑袋把它往最近的墙上砸，但那股怒火很快就熄灭了，我垂下眼睛放弃了。每个人承担愧疚的方式都不一样。而爱子违反了游戏规则，踏出了边界。她蹲在那辆雷克萨斯的背后，能透过房屋分界的灌木丛看见站着的海伦手捂着眼睛，略微吃力地从二十五往回倒数。当然，我并不在现场，但亲子聚会在我们家前院举行时我也见过这个游戏，因此能把它还原到清晰得可怕的程度。那屏着气单调念出的每个数字的第一个音节，“二十，十九，”然后顿一顿，双眼仍然紧闭，两手却开始舒展，手指开始活动，“十七，十四，十三，十二。”渐渐地，越来越近。

我们跟着一个男护士走进格局复杂的走廊深处，穿过

一扇又一扇双翼门，它们低声打开，又息声合拢。有的门上挂着“禁止入内”或者“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告示，但它们似乎对我们并不适用。一切都像梦境。走了二十步之后，裕美和我就迷路了，找不到方向。一百步之后，我们就像踏在一个陌生星球之上。我们的鞋在油地毯上吱吱作响，两人都不敢说话。护士很高很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颧骨突出，一副细边圆眼镜向上推起，架在双眼上方，上唇处的胡子像是用手指抹出来的。他穿着绿色的手术服，走路时我注意到他裤脚处沾了血迹。我还在研究这些血迹，他打开门，里面是一个狭小的房间，空荡荡的没有窗户，他示意我们进去。

“请在这儿等一会儿，”他说，避开和我们对视，“医生很快会进来见你们。”

我们又害怕，又疑惑，只有照办。门关上后，光线显得太强也太露骨了，地板一尘不染，米色瓷砖打抛得光可照人。裕美紧挨着我，微微向前倾，她的身体略微转向我，肩膀紧紧地靠在我的躯干和右肩相连的地方。她的嘴唇在动，但就算我低下头也听不到她在说什么。我想她是在祷告。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上帝欠她的，让她白白

浪费了这几口气。

我们陷在医院深处，但就算不用肉眼确认，我也能感觉到日光像伤口处的血一般滴落，第一缕柔和瘦削的黑暗降临。凭借腕表我能监控时间的流逝，但我对真实时间的感知却要强烈得多。当我们将自己调整到直觉层面时，我们便离自然的变化、月亮的周期、潮汐还有太阳的衰落不算太远。问题是我们并不像岩石那样坚硬，也没有树木那样强大。我们没法永远承受被这样拉来拉去。和表面看上去的不同，我们其实很脆弱，而且易碎。我感觉到夜晚的降临，而后我又感觉到它的消逝，新的一天的深沉音律即将奏响。当医生终于现身时，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不是具体的字句，而是字句之间的含义。他解释了爱子的伤势有多么严重，脾脏破裂，肺穿孔，上胸椎骨折，大面积脑损伤。医生们已经极尽所能，爱子在长达九小时的手术里也很努力，但是大脑顶叶和枕叶部位出血不止。

“不可能是爱子，”我说，近乎耳语的声音充满无助，“不可能是我的孩子，求你了。”他看着我，点点头，别过目光。通过他肩膀的姿势我能看出他努力想再说点什么，但无话可说，他只有再点一点头，然后走了出去。裕美捏

住我的手，啜泣起来。我知道她需要一个拥抱，但我没法这么做。这是一个无法获得救赎的时刻。我的表显示现在才刚刚过早上六点，但我的身体已经知道了。

接着又是一天的长征。这一次步伐没有那么紧急。我不记得什么门，或者地板或者墙壁了，我甚至不记得这次疲惫的路途是谁带领的，不过我的确能回忆起我们一行人一起发出的均匀的脚步声，这对清晨来说实在太响了点。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清晰的画面，那就是昨晚早些时候那个男护士，血浸染了他腿部的手术服。而生命和死亡应该比那更有尊严才对。

医院的光线太强烈了，它们把整个世界分割成两半，虚弱的凝视或者空洞的阴影。没有密谋的空间，无处可以躲藏。随行护士说，医院只需要我点一点头。只需要把毯子掀起，然后点头确认。她正值中年，皱纹间带着长时间的疲惫，但她仍然试图扮靓，帽檐下溢出灰蓝色的刘海，用口红笨拙地修饰偏长的嘴形。她把写字夹板放在左胸前，心脏上方，对这样的工作已经习以为常，化了妆的双眼闪烁，像湿润的柏油碎石。“这样就行了。”她说，于是我照办了。

站在我身边的裕美倒吸一口气，然后笑出声来。这很出人意料，但她确实笑了。完全看不出推车上肥皂般苍白的尸体是爱子。完全看不出这是人类。一张小小的、可怕的脸几乎被磨去了五官，头颅膨胀得可怕，上面散布着一绺一绺泥浆色的头发。瘦弱裸露的肩膀在毯下凸起，自爱子婴儿时代起我就常常亲吻它们。

“那不是她。”裕美说。她被宽慰和恐慌连刺两刀，吓得转向我，对她自己，对任何听得见的人、随行护士以及不远处开放办公区逗留的其他医务人员重复道，“那不是我女儿，你们弄错了。”

分秒堆叠，有关现实的所有概念大块大块地剥落。我费力地吞咽口水，握住她的手臂。“是她，”我轻声说，嘴巴凑到她耳边，“你再看看。”

这种事情发生之后你该如何拾起碎片？答案是：没有办法。你唯一能做的是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旁边，尽最大的努力保持直立。这就是我们能奢求的最好结果。我们在一个巨洞边缘生活，但我们必须活下去。等时候到了，我们再按各自的路通往天堂。